



新书架

《章鱼时代》

作者:[俄]阿纳托利·库切列纳

译者:徐先玉

东方出版社 2017年1月

本书是斯诺登的律师、根据斯诺登流亡真相创作的侦探小说。故事主要描绘了中情局工作人员科尔德在工作中发现高层领导正在执行一项监控普通市民和他国领导人的项目,即“棱镜”计划,运用这个项目的程序,可以轻松获取每个公民的隐私,他勇敢地站出来揭露真相。作者运用双线并进的写法,在“棱镜门”事件的基础上,展开想象,创作出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可以说,本书是斯诺登的另类传记,揭示出他走向“叛国者”的心路历程。



《儒学与汉帝国意识形态》

作者:林晓舜

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1月

本书以儒学发展成为汉帝国意识形态之核心为主线,探讨汉代儒学有哪些特质,让它成功扮演了这一角色;又是如何自我调整,使其在长期思想竞争中胜出,尤其注意到庄严的儒学论述背后蕴藏的权力关系,诸如经学理想、帝国统治、儒者利益之间互相依赖又互相牵制的关系。作者是台湾“清华大学”教授,专攻汉代学术思想。



《南瓜花:士兵的故事》

作者:[以]马蒂·弗里德曼

译者:熊依旃

中信出版集团 2017年1月

这本非虚构作品记录了一群未走上真正战场,却经历真实死亡的青年士兵们。“南瓜山”地处以色列与黎巴嫩边境,20世纪90年代,南瓜山被以色列军视为军事安全区,虽然它只有篮球场那么大,却承载了一群以色列年轻士兵的生命。年轻士兵们一次次“被抛入”荒谬的现实处境,他们找不到战争的意义,更看不清什么是自己。这本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今日中东动荡不安的真正源头,与此同时,抛开国家天下的宏大主题,弗里德曼帮助读者和南瓜山上的士兵们一起,正视生存的荒诞及生命的脆弱。



《中国人的人性与人生活》

作者:梁晓声

现代出版社 2017年1月

该书是继《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郁闷的中国人》之后,又一本解剖当代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和国民性的纪实录。书中作者对当代的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状况、普通人人生的尴尬,以及关于中国的文化与文化人,给出了自己的观察与评述,可以说这是一部关于中国社会人文现状的“田野调查”。



《休管人生幻与真:李叔同家族》

作者:田涛

新星出版社 2017年1月

在近代天津,李叔同的家族——桐达李家属于名门望族之列。李叔同的父亲李世珍既是在籍士绅,又是盐商。李叔同的出现,为家族的历史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使桐达李家的名声得到了无限的延续。本书以家族为背景,不仅能带给读者更多的信息,还可以帮助读者从另一个侧面来认识李叔同。

文/本报记者 尚晓岚 张知依 刘净植

(现藏故宫博物院)
明陈洪绘所绘穿着鹤氅的女仙像

当代女大学生啊!

林黛玉就是在巴黎塞纳河畔或者佛罗伦萨乌菲齐官前徜徉的
如此的潇洒随意作风,简直不就是波西米亚风格吗?感觉

下垂到将近脚面的程度,甚至拖落在地面。它属于常服,不在礼服之列,只适合日常穿着,可做皮、夹、棉等不同形式。

奇妙的是,传统上,鹤氅的前襟与后襟之间的底缘并不缝合,就令其随意敞开着。《酌中志》便特意指出,到了明代中期,出现了将鹤氅两翼缝为衣袖的做法,但传统的样式却是不缝两翼的。实际上,《养生经》显示,有如被面对折的鹤氅在底缘不加缝合,直到清代,仍是广为人们熟悉与习惯的处理方案。

鹤氅虽然形式简单,但实用性很强,穿脱都很方便,并且两翼飘飘,颇有神仙凌风之态,潇洒俊逸。《晋书·谢万传》提及谢万曾“著白纶巾、鹤氅裘”,似乎在晋代就已经是一种便衣性质的华服,穿上它,让人显得既高贵又脱俗。到了明代,宫廷及富贵阶级空前地热衷于鹤氅。《金瓶梅词话》只提到一次斗篷,一旦涉及御寒外衣,便夸耀各色奢侈织物制作的鹤氅,典型如第六十九回,西门庆与林太太首次见面,西门庆“身穿紫羊绒鹤氅”,林太太则是“头上戴着金丝翠叶冠儿,身穿白绫宽袖袄儿、沉香色遍地金妆花缎子鹤氅、大红官锦宽袖襖子”。这种巨型长方披肩还进入道教的服装体系,成为道士在公众面前作法时必须穿的最外一层“法衣”,《金瓶梅词话》中就一再提到道士们的“天青二十八宿大袖鹤氅”、“大红五彩霞霞二十鹤氅”等。

入清以后,斗篷逐渐占据御寒外套当中的主要地位。《红楼梦》中,曹雪芹让其他女孩都穿斗篷,唯有黛玉、宝钗穿了鹤氅,可

见他笔下这两位女主人公的偏爱。其中,黛玉的形象尤为鲜明夺目,“罩了一件大红羽纱面白狐皮里的鹤氅,束一条青金闪绿双环四合如意绦”,翻译一下就是说,她披着一件超大大号红色长方披巾,面料是以羊毛与丝合织而成的西洋进口织物,内衬为白狐皮,这披巾长度近乎垂地,单单用一条金、蓝、绿三色线编成的长绦拦腰松松一系,而绦子在身前以一对玉环作为固定卡扣,由绦子穿过双环后打成花结来束住。如此的潇洒随意作风,简直不就是波西米亚风格吗?感觉林黛玉就是在巴黎塞纳河畔或者佛罗伦萨乌菲齐官前徜徉的当代女大学生啊!

正因为一件几乎拖到地面的鹤氅掩盖了黛玉的全身,所以她身上能看到的其他细节便只有雪帽、绦子和红色羊皮小靴了。但这是多么耀眼的一套装束!与之相反,宝钗则是一贯的“低调奢华有内涵”路数,穿了一件“莲青斗纹锦上添花洋线番氅丝的鹤氅”。揣味曹公的设计,薛宝钗的这件“雪褂子”虽然色彩比较谨慎,为淡紫色,但却是采用更为少见的进口面料,乃是不知哪个国家出产的羊毛与棉合织成的花呢,具有彩锦一样的效果,在紫底上显有绚丽织纹。——其他人的羽纱或者猩猩毡虽然也是进口面料,但都是单色织物,不带图案。唯独宝钗用上了类似织锦的洋呢,这个细节真是如此符合小说中对于薛宝钗的设定,似乎不张扬,但在品质的精细,以及由此而达到的极致奢华上,总显出他人无法竞争的豪气与霸气。

供图/孟晖

稿,整理照片,构思作品呈现形式,跟排版公司沟通,平常串联的活儿,在同一天,前后左右同时开弓。那时候,这部作品还叫《生死十年》。

这部作品由三部分构成,上篇写作于2014年6—7月,讲述发病经过与治疗过程;下篇口述于2016年8—10月,回顾惊心动魄的生死拉锯战;后篇完成于2015年9—10月,为作者与主治大夫、癌症治疗专家的访谈对话。最初,后篇叫“附录”,长达7万字,显然,“附录”容量占全书三分之一,不是理想的作品结构。我在想,要么,把内容大幅压缩,毕竟,对一个医生的访谈并不是读者迫切想知道的内容,读者想读文昕本人的故事。要么整个拿掉,以单行本形式刊出。跟本作品策划人、特约编辑荣挺进探讨,荣挺进说,最初是当作附录策划的,没想到一下子涨到7万字,访谈内容“干货多多”,是这部书的有机组成部分,健康的人读了,增长知识,癌症病人读了,直接受益。“你读了就知道了!”荣挺进对我说。荣挺进作过编辑,主编过《顾城海外遗集》,尽管还没来得及细读文稿,我对他的判断有充分的信任。后来,他把“附录”改成“后篇”,我暂时同意这样的安排。通读书稿后,觉得这样安排真是妙,一般作品分三部分,用“上篇”“中篇”“下篇”,乍一看“上篇”“下篇”“后篇”不伦不类,一读才知道,如果上篇与下篇是亲姐妹,那么后篇就是堂兄,既不是同胞姐妹,又有血缘关系,就是它了!

编辑加工这样一部作品可谓酣畅淋漓。文昕是作家,文笔平实流畅,故事生动,画面感强。加上特约编辑荣挺进深谙加工作品之道,给每个一个故事,起了一个有意思的题目:“收到死神签发的契约”“从死神那里赎回的权利”“我果然可以‘挺胸做人’了”等等。我在文稿旁写下“泪目……”“可做书摘”“心是透明的”“该改编成影视剧”诸如此类的批语。编着编着,发觉自己入戏太深,就硬把自己拽出来——你是编辑,不是读者;你是裁判员,不能一高兴,下场当运动员。下篇是文昕口述录音,然后转换成文字,再进行修改,行文风格上,更加口语化,当然,也多了一些“絮叨”。作为一部作品,上下篇风格应当基本一致。下篇编辑花得时间更多,功夫更大,删节意思重复的文字,调整不太连贯的段落。日夜兼程,终于在2016年最后一天,一审结束,改完版,核完红,送到二审——大道行思总经理刘明清手中。也就是这一天晚上,文昕安详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当时,她丈夫曹象征拉着她的手,法律意义上,他是前夫了,但前夫说,“你活一天,我就有一天的生活。”

这一年,杨泽、陈忠实去了;这一天,北京上海两大报纸《京华时报》《东方早报》关了;这一天,文昕走了……我们紧赶慢赶,最后还是没能赛过她的生命。好在,她把一部完整的作品留给了我们,她自己没了温度,她的作品拥有温度,永恒的温度。我们的推送题目,由“此生绵绵无绝期”改成了“此生漫漫有尽头,此爱绵绵无绝期”。书名,也由《生死十年》,改成了《生死十二年》,在申请书号更改理由上,我们痛心地下笔:人还在,生死十年只是约数,人已走,生死十二年已成定局。

1月11日,我们与文昕生前好友一起举办了一个小型追思会,那天,“1+1,让爱传递——顾城密友、北京女作家文昕绝笔《生死十二年》”众筹上线,我们想替文昕完成她的心愿,把书赠给她治过病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和海淀医院的癌症病人,读者认购一本,我们替读者捐赠一本。让更多的人不再步入治疗癌症的误区,让更多的病人家属了解癌症,让更多的健康人活得健康和快乐。她说:“我一个几度死里得生的癌症患者的身份,想跟病患说说怎么样去调整心态,对付我们的疾病;我也想跟我们的家人说说,一个家庭如何联手去对付一个疾病;我还想跟我健康美丽的朋友说说,生命如何美好,即便走进了痛苦和不如意的树荫,也身在一个阳光普照的世界。”

我们知道,文昕走得并不匆忙,也不存遗憾,她在后记中写道:虽然这个生命消失了,但活着的时候,她一直快乐。



《生死十二年》

文昕 著

大道行思出品/海天出版社

2017年1月

◆ 碎金录

一身波西米亚风的黛玉和宝钗

◎ 孟晖

(现藏首都博物馆)
清初道士的鹤氅(正面)(现藏首都博物馆)
清初道士的鹤氅(背面)

《红楼梦》前八十回中,只写了一次林黛玉的服饰,一身御雪冬装:

黛玉换上掐金挖云红香羊皮小靴,罩了一件大红羽纱面白狐皮里的鹤氅,束一条青金闪绿双环四合如意绦,头上罩了雪帽。

在这里,靴、帽、绦都算是提色之笔,塑造形象的关键在于那件“鹤氅”,此种服装的形态很特殊,没有双袖,有点像今日的墨西哥披风“萨拉佩”,但在长度与宽度上都更为夸张。明代太监会若愚《酌中志》记录:“鹤氅,有如道袍袖者,近年陋制也。旧制原不缝袖,故名曰‘氅’也。彩、素不拘。”清人曹廷栋《养生经》里则说:“随寒暖为外加之衣,夹与棉与皮必俱备,为常服之最适。式如被幅,无两袖,而总折其上以为领,俗名‘一口总’,亦曰‘罗汉衣’。天寒气肃时,出户披之,可御风,静坐亦可披以御寒。《世说》:‘王恭披鹤氅行雪中。’今制盖本此,故又名‘氅衣’。”由之可知,传统上有一种秋冬户外专用服装,室内静坐时也可以披之御寒,名叫鹤氅、氅衣、一口总、罗汉衣。这种外衣的基本形态如一幅被面,为长方形,从中对折,形成一样长度的前襟与后襟,前襟在正中开一道竖缝,一直延伸到对折之处,在此做出领口。人们穿上它时,宛如把一幅被面从当中披在身前,形成一件兜兜荡荡的宽松长罩。所以,可以说,这种罩衣更接近一件披肩,不过特别的长大,一般底缘会



去年12月12日,去海淀医院看望《生死十二年》作者文昕,当晚,我在朋友圈分享——她爱笑,一笑有俩酒窝。“已经死过好几次了,好在我一次次地逃了回来。”她笑着跟我说,就像在说别人。《这是我最后的日子》,是作品的最后一篇文章——当编辑很多年,也编了不少书,跟生命赛跑,这是第一次。起身告辞,我说:“来之前,想象过今天的情景。但是,完完全全不一样。”她说:“是因为没有你想象中的死亡的气息吧……”那天从病房出来,我独自站在地铁站台上很久,看人来人往,叹生命无常;当时特别想找一个人,我们一起说说文昕。

文昕是顾城密友,诗人,作家,曾出版纪实文学作品《顾城绝命之谜》和诗集《太阳之舟》。她,是摄影家,拍摄的作品精美绝伦。2004年10月发现罹患乳腺癌。她,曾以“清醒”(ID)之名叱咤“广播网摄影版”(版主),参加“越野车俱乐部”,以天为庐,以地为家。她,与GLIFF创办红极一时的“EX摄影网”,GLIFF却在己38岁生日那天,脑溢血去世。她,独自创办“观点视觉摄影网”。她,2013年底在癌细胞全身转移的痛苦里,选择吃300片安定与癌症同归于尽;然而奇迹发生,自杀未遂,癌细胞消失,死里重生。她,自杀后出院当天提出离婚,为的是不拖累丈夫,让丈夫有一个正常人的生活。2014年,她怀着一种不负上天垂顾、感恩医者仁心的使命感,动笔写作此书,但此书尚未写完,肿瘤又一次转移,这次是脑部……

那天在文昕那儿坐了3个多小时,她精神不错,心情很好,一直谈笑风生。我们不知道文昕能坚持多久,她说有一天她“睡”了21个小时,那应当是昏迷吧,心里一直有一个声音:文昕,我知道你已参透生死,但还是该等等你的作品。第二天,报选题,统文

生命来来往往 来日并不方长

◎ 岑红

文昕绝笔《生死十二年》编辑手记